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瀋卷十四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小雅

桑扈

左傳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惠子曰彼交
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鄭伯享趙孟于
垂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傲福將焉往合觀

之可知此詩之義矣蓋天子饗諸侯而訓之

三章言不斂戢又不畏難則受福不多下章言交而匪
傲必不斂戢而畏難而結之曰萬福來求正言傲不可
長福不可以妄干

駕鳶

此固非刺幽之詩但朱子以為諸侯之荅桑扈則乘馬
在廐無指矣蓋因諸侯來朝錫以乘馬而美之之詞駕
鳶馴而易養喻諸侯之順命

戢其左翼韓詩戢捷也謂捷其喙于左也鳥之宿者皆
插其喙于左翼喻其安靜之意

頰弁

天子燕異姓服玄冠燕同姓服皮弁有頰者弁是燕同
姓也三章因燕同姓而及親戚與伐木之燕正同

酒旨殽嘉兄弟舅甥畢集燕之樂也乃詩云未見而憂
心奕奕既見而庶幾悅懌似有感嘆睽隔之意焉且三
章言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因而慮死喪之無日明非愷

樂之音矣然常棣不言死喪之戚兄弟孔懷乎手足天性休戚相關逾時不見憂即隨之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猶云百年易盡老病無時當長聚以為歡耳古人之詩語語發乎至情豈以宴會而必為吉祥之詞哉

車牽

此序但以為大夫刺幽後序遂云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邪敗國德澤不加于民皆非詩意集傳泛指人主燕樂新昏意不主刺也竊以高山景行四句書傳引之最

多表記述夫子之言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不中道而廢不知老之將至嘉其能好德也首句德音來括繼曰令德來教蓋好德之誠情見乎詞如此瞻高山而仰止意必有所指當是王將行昏禮詩人欲得淑女以配君子非美詞也當依序作刺幽意在方娶褒姒時與首章思德音之來括而有飢渴之殷二章未卜季女之賢否而姑為燕喜之歡非但疑之且以慮之矣然猶望之于後也言苟有令德之來教好之將無厭射之時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又進而勸之四章反復如話
高山人所共仰景行人所共行豈有美德在望而人不
矜式之理其旨甚明善讀詩者當審其命意所在合全
篇而求其歸重之詞

青蠅

詩曰交亂四國言讒人之多也姜炳璋曰漢昌邑王夢
青蠅之矢積東西房可五六石以問龔遂遂引此詩曰
陛下讒人衆多青蠅惡矣惡即矢也漢成建始中有青

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朝者坐陸氏詩學云詩人偶爾寄興而昌邑信讒夜夢蠅矢明皇友愛殿集鵲鷄一經品題物以類應可昧其旨乎

賓筵

序云武公刺時後序指為刺幽說詳大雅抑詩韓序但以為武公飲酒悔過則與詩文又不類考大射禮公以大夫為賓大夫以士為賓與祭之立賓也同王射以卿為賓武公入為王卿故詩首賓筵也後三章極言賓醉

之失而不及主祭主射者不敢斥言王之湛樂微言諷諫非悔過也

首章毛主席射鄭主祭射當依鄭氏蓋天子將祭必先擇射澤宮也朱子從崔靈恩分以為二上章因大射而飲下章因時祭而飲但詩云以奏爾時非時祭也入又加爵禮成而美之以時猶楚茨所云孔惠孔時也烝衍烈祖二句直接發彼有的說下明是因祭而射不分為

二

以洽百禮謂天下諸侯之所獻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
美味無所不備也有壬有林禮儀之盛如此以金錫圭
璧之身當此大射與祭豈有屢舞謹叟之事其為托諫
至明

賓載手仇

讀如
斟

謂賓弟子手自酌酒舉觶于長賓以酌

主也室人入又謂兄弟之子又舉觶于主以酌賓也是
旅酬之禮承上各奏爾能說下集傳從筴為獻尸之酌
亦非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謂彼醉者之不臧反以不醉為可恥也式勿從謂毋俾太怠式法也立之法勿使太怠如下云俾出童殺屢舞傲傲即不臧太怠也君子飲三爵而油油斯尚慮昏而不記矧敢多而又飲乎

姜氏

炳

曰鐘鼓既設是貫串上下語大射之樂八音皆

備以鐘鼓為大綱公升即席奏肆夏一也主人升舉席獻公公拜受爵而奏肆夏乃行疇禮二也旅酬後獻工工歌鹿鳴三終下管新宮三終三也射畢又為羣臣舉旅

酬既燕復射其禮殺射畢有無算爵無算飲四也賓出
奏陔夏五也公入奏鷲夏六也皆于鐘鼓既設中統之

魚藻

此與采菽皆無刺王之意魚在藻而但見其首猶諸侯
之侍飲莫不仰首而視王也有莘其尾燕畢而退其行
衆也依于其蒲諸侯之歸于其居也當依集傳為王燕
諸侯而諸侯美之之詞

采菽

韋昭以為王賜諸侯命服之樂孔叢子亦曰采菽明王所以燕諸侯也當從古說無疑但未知何王之詩何楷的指康王然疑則闕之

采菽者采其葉以為藿芼牲以為釂羹而饗賓當依鄭箋采芹亦以為菹皆興而兼賦四章以維柞之枝興率從之人之多五章以舟之維繫輕泛興諸侯之款留而優游各有深義彼交匪紆嘉其敬共殿天子之邦勗其矢侯職而藩王室也

角弓

周之興也伐木歌于上其哀也角弓刺于下封建非聖人之得已恃乎人主之維繫耳一本九族之不親無以教親睦即以之起亂萌可不慎歟

上四章責其遠兄弟下四章責其親小人事必相因而至小人不讒骨肉無以固其寵奸佞多用此術范睢直以此取秦丞相矣

以老馬為駒後必輸載也如食過飽宜其反軀如飲已

醉唯酌孔取譏其悞讒而自貽伊戚也于是教採升木
如塗塗附盤踞固結益不可解矣嗟彼君子豈無徽猷
可挽救乎無如小人之是屬何二章一串

莫肯下遺

鄭讀
如隨

謂小人莫肯以禮相卑下隨從于人也
見覲曰消敗將立致夫既驕且亂焉有不敗哉

苑柳

苑柳不息行人喻人主不庇下民也上帝指君也蹈動
也古注謂其心變動無常我其無自親暱以取罪戾也彼

人之心于何其臻正是變動處俾子靖之後子極焉言
非但親暱也即使靖共在位後將使子無所不至如三
章所云居以凶矜是也鳥飛傳天明將遠舉矣

彼都人士

此詩緇衣所引甚明蓋東遷之後在維之民思古之長
民于西京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瞻望而咨嗟也曰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責大家即以責平王

狐裘黃黃士大夫之盛服行歸于周歸周京也臺笠緇

撮賤者之服彼君子女綢直如髮言女之首飾細密而直一如髮之本然不加髮髻為高髻也

解頤新語

尹媯周之

大族充耳琇實貴者之飾垂帶而厲卷髮如蠶則兼貴賤士女言之

采綠

綠即今之木賊草古注王芻也郭璞又謂是菜名即今之腳莎未知孰是終朝采綠尚將歸沐以待君子望之切也五日者期之近乃六日而猶不卜其至否則期之

遠者益不可詹卜矣或曰君子行役之地期于五日耳
不意六日猶未至家則歸將無定矣亦通

之子之在家也薄言往狩我為之韞其弓薄言往釣我
為之綸其繩倡隨之樂如在目前矣且之子之善釣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鱟我未嘗不往觀而羨美今則久無
此事矣蓋托為婦念夫之詞以刺王

黍苗

鄭氏謂陳宣王之德述召伯之功以刺幽王本古序也

按通篇不見刺意亦經師之移失次第而并失其原序也韋昭謂召伯述職勞來諸侯則三家原作宣王時詩朱子謂與崧高蒸民相表裏是也蓋因營謝而勞諸侯美召伯即以美宣王

隰桑

以隰桑之阿難興君子之容儀可親心乎愛遐不謂既見而欲罄其言也昔者君子遠隔但心藏而不忘明其傾慕且以道其慰幸也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產

賦此詩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蓋願鄭伯之盡言相告也通篇亦不見刺意

白華

周人悲申后之將廢而代為之詞猶相如之長門賦也曰白華漚以成管猶束之以白茅之潔雖有絲麻毋棄管蒯之意也何之子之遠我俾我獨處而無依乎

英英之雲菅茅猶得上霑膏露王之遠我如此殆菅茅之不若也欲問天而無路信舉步之艱難空使我圖維

而不置也

漉池尚浸稻田桑薪尚堪燎爐一以喻王一以自喻也
鼓鐘必聞于外明宮中之事外人罔不盡知念子之遠
我而慄慄竟使我邁邁而不顧也

鶯反居梁而鶴則在林念古之碩人實勞我心昔者如
鴛鴦之並飛而戢其左翼今則中道而二三其德昔我
乘石以履車今則無石而履卑之子無良乃至于此匪
但勞我心而且俾我病兮

鄭箋龍螭化龜之說孔疏以帝王世紀証之知褒姒之

在母腹凡五十年而生蓋厲王末年發蔡童妾未既訖

而遭之

女七歲毀齒
六歲未既訖

既笄而孕則十五歲也幽之三年

褒姒甫十四娶之入宮中歷宣王三十六年共和十四
年距流彘之歲實五十年計褒姒之母懷孕四十二年
其生褒姒年五十六矣恐古書紀載傳訛不可深信聊
附於此

緜蠻

董子曰先飲食而後教誨言治人也當時民之不治甚矣道途疲命之小人昔者先王養之井田飲之食之升之學校教之誨之其秀良者後車載之以入貢于王朝今則呻吟太息不如黃鳥之縣蠻得止息于丘阿豈不傷哉

瓠葉

瓠即匏也埤雅釋匏有三種而實則一幡幡初生之葉豈可熟之以為菹有兔斯首朱子謂即數魚言尾之意

然何不曰有兔一首乎按內則曰兔去尻去尻則尚首也凡雉兔皆有芼芼和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夏初瓠葉之苦宜和兔首此古人不以微薄廢禮之意鄭伯享趙孟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注謂古人不以微物廢禮是也先言瓠葉而後兔首因時以起興也重在兔首故獻賓疇賓單言炮燔兔首後漢劉昆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則此詩或即古人饗射之樂乎

漸漸之石

東征在幽王時無可考唯左傳載椒舉之言曰幽王為
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殆即此事若東遷以後益無暇經
營四方矣

不遑朝謂朝下令而朝即行不遑出并不遑出車之在
牧矣極言軍期之迫豕本水畜而羣涉于波鬱蒸之氣
使然滂沱之徵也南方之豕躋皆白北方皆黑其穀洛
溢之兆歟

茗之華

陵茗原隰皆有非僅附之喬木者其華紫赤今則芸黃
搖落即在目前喻亂亡死喪之無日不久同歸于盡也
牂羊墳首野無青草之故三星在罍水無魚鼈可知生
意盡矣

何草不黃

幽王征伐之事不見古史以此三詩觀之則其殘民以
逞者非一詩即史也匪兕匪虎有芄者狐皆賦而兼比

率彼曠野驅戮有如虎兕
芄狐是何人之不矜者而王
則忍之矣

詩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瀆卷十五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大雅

總論

大雅自文王至卷阿皆正雅自民勞至召旻皆變雅秩然不紊與小雅之前後凌亂不同但其篇次亦難卒曉周人尊后稷以配天則生民當居雅首以追王之意推

之綿詩當繼生民皇矣當次綿後若依世次則篤公劉又當在綿之上而今詩之次第如此者文王為周室開王之始故風雅頌皆以文王為始也且以樂譜詩有不可以追王世次論者文王大明用之大朝會受釐陳戒樂莫大焉樂之大者宜居雅首是故雅有大小而大小之中又有小大焉不可不知也

文王

古序受命作周之說毛傳本無明文朱子曰受命者受

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蓋文王終身不改臣節未嘗建號改元為王但序推本周之所以興實始文王祈天永命之所致故曰受命作周耳漢儒異說蜂起有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劉歆班固是也有謂受命九年而崩者緯書元命苞乾鑿度是也其說實始于孔安國司馬遷諸人因之傳會經傳以成文于是以赤雀丹書為受命之瑞以虞芮質成為受命之始而確有易號稱王之事不思文既稱王安得復云小心服事且武王十三年

始克殷紂合之文王受命之七年此二十年之天下殷周各君其國是文王為後世割據之祖矣蓋莽擬丹書侈陳符命操懷篡弒自號周文沿及五代唐宋而臣可稱兵君如置碁咸出一轍唐梁肅始作西伯受命稱王議一掃翳氛宋儒承而暢之其有補于世教綱常豈小也哉

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其在上為君也功德昭明於天則天心嚮之矣邦雖舊而命維新其在于今有

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亦唯文王在天之神陟降
上下親承帝命常在左右故耳

文王之令聞陳錫于有周畀其孫子使植其本支於百
世雖周之臣子亦荷休光于奕世蓋其疊疊不已即其
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上通於穆之命下貽百世之求
即是令聞世德非如舊說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也

帝載有何聲臭文之純亦不已亦何聲臭之可尋然文
之敬止即其所以通帝載也後王誠能以敬止為儀刑

何萬邦之不孚乎非周公之聖安能道其淵微如此

明明

人處天之下美惡畢彰故曰明明在下天之下視人鑒
臨如在故曰赫赫在上天人之理一也天易知而難忱
人心去則天命移惟文王受命既固是以篤生武王而
有天下其義益明

自首章以下接言太任太姒者惟聖父聖母乃生聖子
有是聖德又有是聖配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莫非天也

文王小心翼翼奉天不違故曰厥德不回武王繼志述
事依然昭事敬天故曰無貳爾心詩紀曰紂以如林之
衆來戰武王渺然諸侯苟計較強弱心必疑之乃一心
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計較之私何有故曰上帝臨
汝無貳爾心其說亦長

涼彼武王毛曰涼佐也韓詩作亮相也肆伐大商肆縱
也左傳使輕者肆焉是也會朝清明古史載武王伐商
太公先涉陣畢而雨止故曰清明亦備一說

繇

首以瓜瓞起興而曰自土沮漆者言公劉遷豳周之子孫已盛推所自也陶復陶穴言古公遷岐之始未立室家也孔疏謂公劉遷豳至古公已十世公劉于豳斯館則已有家室矣此蓋本太王初來之事欲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非也此句正言太王遷岐之事非指豳也公劉于豳相陰陽觀流泉建立宮室何待言若太王始遷不免與民重窳穴處後乃以次建立耳觀其建都

立廟從容暇整必五年十年漸次興作可知此言未有
室家正以起下築室之事也沮漆二水名漆在沮東而
西入沮沮受漆水東入于洛

世紀太王娶于有駘氏曰太姜故曰姜女來朝走馬謀
定于今日即啓行于來朝亦非倉卒逃難觀孟子載太
王與邠人將去之情事可見胥相也

曰止曰時時是也古公卜得吉兆大慰其心止居在是
也宣疏通之意闢草萊開榛蕪也畝者分田畝之經界

世紀載文王四年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
文王閉門修德不與戰蓋先事之而後伐之

文王蹶厥生蹶動也蘇氏曰文王感動虞芮之君使其

禮義之心油然而生也

家語說苑皆同

詩言太王即繼文王不

及王季著功德之實也雅頌無專頌王季之詩

棧樸

此詩三章言六師及之末言綱紀四方明言文王專征
之事春秋繁露云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

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知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此魯詩之說與首序正同蓋惟文王能官人是以禦侮多楨幹而四方于以底定但文為方伯當造乎禰不當類乎帝詩何以禰燎言之曰文得專征即得代天子以類帝且周公以追王之禮言之也

棧樸之芄芄薪之禰之以為燔燎之用賦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禰燎祀司中司命飆師雨師謂之禋祀者周人尚臭使煙氣升

聞于上也三祀皆實柴牲體燔燎升煙故曰薪之禋之
禋積也積薪以待郊祀亦以起下多士之濟濟皆平日
諸養之所致也

奉璋莪莪祭而裸也郊特牲曰裸用圭璋祭統云君執
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唯宗廟有裸神之禮天
地至尊則不裸上章言禋燎此言奉璋是先類而後造
也類乎上帝造乎禰天子將出之禮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惟專征所以具六軍也及之謂及

期咸會蓋濟涇而畢集

雲漢為衆星所聚

天文志

喻多士俱歸于文王也言壽考

者養士之宏非一朝所能致也

文之聖德金玉其中追琢于外質文之美如此者唯其
平日緝熙敬止勉勉不已是以能網紀四方坐致太平
之祝也曰網紀四方則作人獲士自在言內

旱麓

首序但言受祖義難卒曉後序以干祿百福隨文生義

朱子詆之是也夫受祖者受釐於祖也謂文王之主祭神享其奉而降之福文王實克受之國語之說可參而証之

國語載單穆公之言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韋昭曰陰陽調草木茂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此其釋詩甚明穆公又曰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君子方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尤屬分明蓋詩稱君子指文王也文王之時民安物阜

草木咸若旱麓之榛楛濟濟如此則他可知矣其干上天之祿何其和易而樂豈乎君子之豈弟非為干祿而和氣足以致祥感應有必然之理也旱山名今漢中郡鄭縣有旱山沱水所自出也

次言有君子之德乃可膺福祿之降如鬱鬯之注玉瓚唯其稱也福降于神故以裸神之玉瓚黃流為喻

鳶飛魚躍天地自然之化機豈弟作人文王自然之造育豈弟則自能作人作人何非干天之祿又推而言之

四章明享祀降福之實五又以柞棫喻生才之多神所勞矣降福無已也

葛藟之施條枝有纏綿固結之象喻福祿之降君子也然君子不過聽其自然未嘗有心以邀求故曰不回

思齊

文王以生知懋聖功二三四章深著其實而擬之形容首章推本母教因及內助明其種德之益深非其所以為聖者專由于此也思齊言太任以莊敬為心思媚言

太姒以媚順太任為心思非語詞太姒嗣太任之徽音
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百男非定有百人

惠宗公而神罔怨恫孝之至者幽無不通至兄弟而御
家邦父母順則明無不感雖雖在宮即刑于之化肅肅
在廟即宗公之惠神之在廟不顯也而肅肅者如見其
式臨好逌在宮無射也而雖雖者彌慎其保持兩章一

貫

不聞亦式謂不待聞善言而自合古訓不諫亦入不待

有諫章而能受善言極言虛中若谷之美

文王敬止之德修于身齊于家即以治于國士為四民之首故治國首在作人作人莫先小子要以無斁之思肆成人而有德也古之人未有不以無斁而造士者

皇矣

首章皆指太王也言其時天意造周殷德衰而民生無托上帝之臨下赫然監觀四方欲以求民之所安定而畀之重器莫如太王也二國邠與邠也不窞居邠而失

其官公劉遷豳而逼于戎皆不克行王政故曰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太王未遷岐之先卜居未定之詞四國猶四方也上帝者之憎其式廓者致也天將以

天下致之周乃增

古通憎

大其疆圉式廓其國宇焉上明

天造之由下接遷岐之事文義甚明毛傳以二國為

夏商是周之興代殷且以代夏固不可通鄭以宗易夏則殷崇何當對舉乎此詩首二章言太王三四言王季後四章言文王極為莊重若二國言夏商四國言密阮

徂共乃眷西顧又言太王則錯次非雅體矣

串夷載路謂榛蕪開闢成串習平夷之大路猶天作所
云彼沮矣岐有夷之行也菑翳則伐而去之灌樹則修
而平之檉椐有用故啟辟其土而生之檠柘美材故攘
剔其枝而生之因材而篤逐字皆有意義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言其為天下君而皆可以配
上帝也因心則友言王季實成其兄讓國之美而即以
篤太伯友愛之心也

王季之心上帝其度之矣維其因太伯之心以為心而
則友其兄故外貊其德音而內實克明其德克類其父
為太王之肖子為君為長上順天心下比民望其德靡
有幾微之悔是以受帝祉而施及孫子也 此章左傳
作維此文王毛傳訓克明克類亦用左傳而意指王季
先儒謂經涉亂離師有異讀然結言施于孫子明指武
王之有天下也可見毛傳之不失其傳矣

文王畏天克己儼上帝之相謂而奉若不違無然畔援

而恃武強

釋文畔援武強也

無然歆羨而生貪欲唯是疊疊翼

翼日躋無疆誕先登于道岍涉其津涯與天為徒而萬
方莫不順命乃密人不共違天背道敢抗大邦侵我鄰
國犯我邊圉自阮祖共皆被騷擾用是赫然震怒整旅
以遏其師而密民始登衽席此文之所以篤周祜而對
天下者也

依其在京二句謂周京之安堵依然而侵阮祖共已抵
其疆矣鮮程邑也其居在岐山之陽渭水之側為萬邦

之方向下民之歸往也

不大聲以色小心翼翼無音問迹象之可求也不長夏

以革不長諸夏而革殷之天下也

楊子法言曰成湯丕承也或問丕承曰由

小致大不亦聖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無思無為

一隨上帝之矩則也以上專美文之明德下遂言文之

武功

是致是附招其脅從之衆是絕是忽明其頑梗之誅蓋崇之恃強負固非密人可比故詩敘戰功特詳無侮無

拂猶湯之征葛南征而北怨

靈臺

靈臺非殷制也張子

橫渠

曰辟廱古無比名其制蓋始於

文王周有天下遂定以為天子之制則靈臺亦始文王可知孔氏曰商時尚質未及細有等威至周時而其制始詳是故靈臺辟廱皋門應門悉始于周皆古所未有也

靈臺以望氛祲而察妖祥民以文王占候不忒有若神

靈故歡樂而名之曰靈因之并圃沼而靈之非如舊說成之倏然如神靈之所為也不日成之謂不約期日而成亦非不一日而能成

嚴華谷曰文王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鳥獸魚鼈一語道盡詩意毛公以為靈道行于圃沼後人推廣其意詞愈美而去詩益遠矣

三章言樂器之既備尚未及作樂也論者辨也辨其音

而試之至矇眊奏公而辟靡之樂乃作

下武

序以下武為繼文何也人但知武王以武功定天下而不知克商之後放馬歸牛偃武修文貫革之射息蓋以武為下者實維周之家法也太王王季文王世有哲王莫不下武而右文而武王復能光大前烈克配於鎬京何其盛哉

世德作求言累世之德積之以為後人之作求故能長

配天命以成後王永孚之本成王之孚其事安在惟是
永言孝思法則前人而已下遂極言孝為順德昭來許
而受天祐見武王之下武而善繼善述也

文王有聲

文王遷豐所以繼太王之遷岐故曰匪棘其欲適追來
孝武之遷鎬所以繼文王之遷豐故曰維龜正之武王
成之成者承適求厥寧言也

文之遷都者二侵阮之後即徙程邑一也既伐于崇作

邑于豐二也文王五年七伐兩徙其都民不見勞大業底定得衆故也得衆為君故曰文王烝哉烝衆也

辟靡者文武治天下之根本也察稷氛時占候所以勤穡事春干戈秋羽籥所以儲國楨教在是養亦在是養老以乞言貴德以尚蓋所以興孝弟習射以上功執馘以論囚所以昭撻伐揆文于是奮武亦于是禮樂之權操之在一人公之在天下故辟靡成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豐水有芑芑草名喻生才之多武王豈不任有善必錄
野無遺賢之意不必作事解以是貽子孫之謀俾燕安
輔翼其後人猶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蓋承鎬京辟
靡而言之比所云芑水草也與新田之采芑生民之靡
芑不同薄言采芑苦菜也維靡維芑白梁粟也各有取
義

詩潘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譜

卷十六至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_臣莫瞻菴

謄錄監生_臣晏由庚

欽定四庫全書

詩潘卷十六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大雅

生民

郊禘生稷之事毛鄭之說互異蘇明允極辨鄭氏吞卯
踐迹之非而朱子偏取鄭箋者毛以履帝武為從高辛
之後因禘而生稷是稷無端而被棄無是理也但明允

謂稷之生無災無害有似鄭莊之寤生而見惡此則事無足怪聖人豈肯遽棄其子乎且其棄之也一似惡之甚而必不欲其生者若寤生何至於是此朱子所以不得已而舍毛從鄭與雖然鄭氏所謂履迹生子者天耶人耶如曰天也則巨拇之中神實伺之以感姜嫄非但誣稷且誣上帝矣若人也則是履他人之跡以生子非尤以神奇妖濫上誣聖人耶朱子於是述張子蘓氏之言謂人之始本由化生麒麟鳳凰其生也必異聖人受

命於天其生異於常人固無足恠夫果無足恠也帝嚳
姜嫄又何為而棄之從來聖人之生非無雲龍日月之
竒然事在耳目之表未有無人道而生子者無人道而
生子不祥莫甚焉宮闈之祕帝妃之尊豈可聞之道路
而乃寘之隘巷寘之平林以資訛亂乎况玄王化自燕
卵亦不因人道而生者又何以不與稷同棄乎考鄭氏
吞卵踐迹之說本出戰國子書及讖緯雜說史記載褚
先生極辨

鬼神不能生子甚明以太史公三皇本紀為非史記又
載庖犧之母華胥亦獲大人迹而生庖犧徐整三五紀

亦楚辭明云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則其
說已歷千百年而莫之正矣竊以后妃進御各有日期
履迹吞卵即為聖人降生之祥亦不過如夢蘭徵熊之
先兆已耳而謂二妃自此不復進御於帝嚳無人道而
生子即如所謂已自難通且詩豈有明文乎蓋嘗細繹
詩文尋思積久一旦恍然如得其解也詩言居然生子
即繼之曰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非一
日矣稷何以不呱也嬰兒初離母腹寒之則死寒冰之

上鳥雖翼之鳥能以不死况乳哺又久絕也而稷竟不
呱也甚矣其恠也稷蓋生而不育也不育而棄者理之
常而孰知稷固未嘗死哉詩曰鳥乃去矣后稷呱矣鳥
若俟其將呱而始去呱則實覃實訐而載路蓋棄之多
日忽焉以生此正聖人神奇降生之祥又何必別為神
竒致多曲說哉或曰隘巷平林皆未嘗寘也將寘隘巷
而腓字者至轉之平林而伐林者又至而遂寘之寒冰
然要非寘之一日而即收故鳥來下而翼之也

孔氏曰大戴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邠之女姜嫄生稷次妃有娥之女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慶都生堯下妃媯訾之女常儀生摯家語亦同史記因之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皆以為然然則堯為聖君稷契為賢弟在位七十載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且稷契之生當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意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也按史記本之帝系秦宓已辨其不足

信矣明顧大韶有五帝世系辨甚明意稷契並是堯之
踈族未及舉用至舜乃用以教稼明倫之任耳

五穀樹於神農至稷時粒食已千餘年矣洛洞之患不
過七年民非盡忘稼穡乃教稼之功克配彼天者神農
雖辨百穀而嘉種或未盡出雖教樹藝而法或未詳至
稷而織悉畢備盡天地之美利此足與神農並配天地
者也四章雜言荏菽麻麥瓜瓞與禾役並舉五章專言
穡事重尤在此六章秬秠糜芑疑即稷所教藝故首以

誕降嘉種一句重言之

或春或榆四句通承上文言隨時春榆熟食以祀也周禮啓蟄之月上辛乃祈穀於上帝以稷配之載謀載惟是吉蠲事取蕭祭脂是求神事載燔載烈是求尸事燔烈是為尸羞吉蠲包為饌在內春榆籩蹂即為饌也取蕭祭脂因及七祀之行者內外之祀並舉以起下章來年之祭軼道祭也瘞羝於土以王車轆之祭道神之禮也

行葦

敦彼行道之葦，放者勿使牛羊踐履。則方苞方體，維葉
泥泥矣。王之兄弟，苟弗遠具，邇有不蕃，衍而和樂乎言
根本無二，尤當重為維繫也。

此詩當依毛傳分七章。首章六句以行葦興兄弟。第二章
四句先言燕禮之設，穉則肆筵，老乃授几，皆有侍御之
緝績，使主賓互相獻酬。三章六句述既燕之時，庶羞迭
進，各盡其歡。四五皆四句，述燕射序賓之事。六章四句

述既射終燕因以乞言七章四句終上乞言之意各不可紊

既醉

此是王與羣臣祭畢燕飲於寢而羣臣頌君之詞非父兄之答行葦也行葦但言燕射而不言祭此篇特言公尸嘉告籩豆靜嘉明其為祭畢之燕也

蘓氏既醉備五福之論善矣而猶有未盡者詩言既醉以酒即繼之曰既飽以德言君子萬年即繼之曰昭明

有融可知五福非德不備德非昭明有融不足以言備德也公尸既以嘉告又必本以身之誠敬攝朋友之威儀德莫大於孝孝思之存也不匱自然類室家膺景命而釐士女處處歸本君身古人臣進頌其君未有不寓以勸勉者也

鳧鷖

鳧鷖詩體與小雅之魚麗南山相似自首章以下字句雖換意義則同皆所以侑公尸而燕飲也鄭氏以涇沙

渚疊分天地宗廟山川七祀之尸非是禮凡正祭尸在廟中繹祭尸在廟門外西堂詩云來燕來寧正接尸西堂之事鄭乃以在涇為尸在宗廟來燕為尸在堂上以上句為正祭下句始是繹祭其穿鑿可見

詩以鳧鷖之在涇在渚因所見以興公尸之來燕來寧來止熏熏非竟以鳧鷖比公尸說者乃以鳧鷖常在於涇守之弗去喻守成之主率由罔懈甚至以水譬禮以水鳥不溺於水為習禮之喻則鑿而固矣

四章既燕于宗宗廟之西堂也五章無有後艱謂福祿之至始終如一上言來止熏熏燕已終矣故以後艱是禱

假樂

舊章即文謨武烈不愆不忘即紹庭繼序蓋成王守成致治之本也顯顯令德正受祿于天之本率由舊章率由羣匹即干祿百福之本末言之綱之紀不懈于位即燕及朋友民之攸暨之本

率由羣匹言羣臣和衷無相怨惡各循其職業匹者副與正也有太傅則有少傅有太師則有少師以至六官之長皆有副貳是也

篤公劉

公劉一詩與豳風七月相表裏七月述農桑風化之本此但述遷豳之事以見周家累世締造之艱難以戒成王之勉守前業也

毛鄭以公劉居邠遭夏人之亂避難遷豳呂氏詩紀謂

是篇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叅之自不
密竄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襄
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豳蓋都雖遷而向之疆場積倉
固在封內也呂說爲長

首章厚儲蓄以啟行二章相豳地以往遷既庶且繁指
在邠之生齒于胥斯原相邠之原野足以安此庶繁乃
順民之意宣啓行之令俾百姓聞之歡欣鼓舞無有永
歎焉陟則在嘽以下又叙其胥原之詳審

三章逝百泉又瞻溥原蓋於平原之地又擇其曠大之處為百泉之環繞者以定京師於是自邠啟行即此京野以定都焉百泉在平涼唐置縣後魏置原州

四章登筵依几舊指公劉受百姓之奉而言愚謂此新廟成而公劉之祭其祖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于京斯依則宗廟與宮室俱成可知蹌蹌濟濟指助祭之大夫士俾筵俾几設几筵以置裳衣而妥尸既登乃依尸登座而依神造其曹者有司各執其事曹官曹也執

承用匏薦盥薦牲之禮不用禮器而用陶匏示儉也飲之食之侑尸之辭君之宗之祝嘏之語禮文一一如繪其軍三單舊謂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卒是也大國之制三軍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者家之副丁也備而不用世衰政亂諸侯乃以羨卒益軍矣

徹田爲糧徹通也通治其田計其所出之穀什一取之以此爲軍國之糧也此徹字不過徹算盡地田糧之意如

崧高所云徹申伯土疆是也公劉為后稷曾孫夏政未
衰威柄猶新公劉為夏臣敢背貢法而創為徹法哉况
自夏歷殷一千數百年幽地獨行徹法當夫商草夏命
改貢行助之時周之取民亦自為其制可乎諸儒之說
吾未敢信

止旅廼密芮鞠之即姜白巖謂既遷作室後又有來歸
之衆所以處新阡是也三章言于時廬旅則遷居之戶
已為舊民矣止旅則今日始至之客戶也芮鞠之即謂

即汭水之外以爲斯民之居夾皇澗遡過澗所止之旅
日蓋稠密所以兆王業也鄭氏曰水之內曰隩外曰鞠
澗酌

澗即古頰字明也言澗然酌彼行潦之水挹之於彼注
之於此尚可濯沃一烝之餼米以爲饔可以濯蠶而濯
漑用於宗廟之祭况豈弟之君子豈不可以爲民之父
母乎戒成王當精心秉鑑舉賢尚德以收民望與下篇
畧同

卷阿

詩緝曰序言求賢用吉士賢指豈弟君子吉士指藹藹
吉士謂求豈弟之君子以任用吉士也是時周公有明
農之請康公作此以悟王勸王虛心屈已以求豈弟之
賢苟求而未得其可遂周公之請乎如嚴氏說似康公
專爲留周公而作此詩是未必然但六章曰藹藹王多
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君子即豈弟之君子也唯
豈弟之君子能使吉士各盡其心媚愛天子俾彌爾性

為四方之綱其義甚明向來混君子於吉士不如嚴說
為長

洵酌以挹彼注茲為義此篇以俾彌爾性為義彌盡也
盡其性則可以似先公主百神長受命如文王武王也
阿之卷而能受喻人主之虛中畜德而養士也非卷阿
則飄風過而不留何以入乎二章不言先王而言先公
舉累世之積德以為戒先王自在言下也酋古通道斂
抑也似先公之斂抑保持不敢縱逸

鳳凰于飛喻豈弟君子翩翩其羽衆鳥飛從之多喻吉士鳳為鳥之長飛則羣從以萬數傳義甚明末言車馬之庶且多閑且馳謂求賢之具無所不備也

民勞

此與小雅之節南山十月諸詩情事不同其爲厲王詩無疑四章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五章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明指新進用事之小人如榮夷公虢公長父一輩人穆公兩朝元老顧命大臣當奔竊時自言吾驟諫

王王不聽以及此難此其諫章與

通章皆以無縱詭隨式過寇虐為戒深言小人之足以致亂也詭隨即是民賊上有賊臣則下有賊民與盜言孔甘寇攘式內同意漢傳變曰天下之患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旨哉言乎

板

此與民勞蕩詩同在一時此詩首以出話不然說起接言憲憲泄泄至于夸毗卒迷戲豫馳驅皆一人之狀與

上篇詭隨悞恠同意上篇責其聽信羣小縱惡以害民
此則直指其身語語刺骨上篇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此則小子躑躑視老臣而蔑如矣

顧亭林曰夸毗釋訓曰體柔也

後漢崔駰傳注夸毗
佞人足恭善進退

天

下唯體柔之人常足遺民憂而召天禍

原引夏侯湛白
居易羅點之言

文多
不錄

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

俗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令色巧言而後已故屈原深
嫉之曰如脂如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詩潘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瀋卷十七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大雅

蕩

詩以殷受比厲王與書微子一篇可互証彊禦培克流言寇攘即書所謂罔不草竊姦宄師師非度也魚然中國斂怨為德即書所謂斂仇召敵不怠也明晦號呼俾

晝作夜即沉酗敗亂厥德也蜩蟬沸蒸小大近喪多瘠
罔詔也老成典型曾是莫聽乃罔畏咈其考長舊有
位人也書曰殷遂喪越至于今是時受尚未亡詩曰大
命以傾是時厲王亦見在隱隱若合符節故結之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蕩廣大之上帝實維生民之辟疾威暴虐之上帝其
命多行邪辟天生烝民奈其命之匪謀何哉厲王暴虐
見於外傳史記者皆三十年以後事意其初政猶尚寬

大後乃暴虐故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彊禦掊克以殘濟貪也小人非彊禦不居要位居要位則恣睢驕蹇漸不可制三章曰而秉義類彊禦多懟言之似若可聽不從則怨懟交作是也於是設為危詞呵喝其君而流言以對焉交結近侍以伺察燕私而寇攘式內焉為之君者沉酒荒淫不義從式安得不小大近喪顛沛之揭乎

抑

國語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以自警懿即抑也世家云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厲王時方為世子何當作詩諫厲故正義以為文刺前朝意在當代亦稷稜之說耳考武公在位五十五年計即位時不過四十五六歲人乃自宣之三十六年數至幽之十一年凡二十一年武公僅年七十以上而謂九十有五始作懿戒不又錯乎大抵世家之言不足據武之為王卿士未知是厲是幽以詩觀之此篇文辭隱約似畏王暴指厲為近賓筵

亦同 姜炳璋曰幽厲皆亡國之君而病症不同幽則
小人豔妻宦寺任用多傾險柔克之人厲則飾非拒諫
任用多彊禦培克之人此詩與民勞板蕩無一不合非
厲王之刺詩而何其曰自傲者恐忠言逆耳故托為父
兄師保之訓已微文諷刺也曰爾曰小子皆自謂曰既
耄曰誨爾皆父兄師保之言及其暮年以是詩有裨於
脩身齊治之要故使人日誦之以自傲耳

德隅德之外見而有廉角者無威儀則無德矣通篇以

抑抑威儀爲主當時王喪威儀臣下相習故重言之二章承哲人說下訏謨遠猶所以訓四方敬慎威儀所以行德隅敬慎即抑抑之本

四章修車馬戒戎兵警外患之至也乃首以夙夜洒掃維民之章是戒何也外患起於宮庭洒掃以除穢積爲民表章正國人即以正四國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白圭之玷難磨則言不苟發非心存不放正心誠意毋自欺者不能故南容三復斯言而

夫子嘉之司馬牛易視訥言而示以為之難

爾室不愧隱顯如一慎獨之實功也神不可度戒謹恐懼之常存也此與菘竹之切磋琢磨皆聖賢用功之切要非身致其力者焉能道得如此親切

八章投桃報李喻上下感應之不爽輕重也脩己安民則人自悅服反是而責民猶童羊而責其角耳厲王監謗道路以目故其言隱約如此

末二章托父兄師保之言以自述其憂勤三我字父兄

師保之自謂亦既抱子承耳提面命若謂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而稱父矣亦聿既耄承誨爾諄諄若謂女借以我爲無知亦聿既耄而更事矣告爾舊止即先王之明刑取譬不遠言當以明刑近取諸身其則不遠也若回適其德俾民大棘則國無不喪矣

桑柔

左傳秦穆公引大風有隧二句明云芮良夫作蓋在厲王流彘共和行政之時故曰滅我立王也是時貪人漏

網歸咎厲王欲圖復進故良夫直揭其惡使之無地自容也前七章叙亂離征役之苦後九章備著其貪殘悞國之狀蓋榮公長公諸人是也

二章靡國不泯民靡有黎指征役之煩苦考史傳厲王無征伐之事或指諸侯自相征伐而言然厲王三十年中一無事實古史缺佚詩即史耳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將扶助也國步斯頻庶望天之將我而竟不將也為謀為莖似欲已亂而亂已滋迫則且

告爾以憂恤之故尚其分別賢邪以序爾之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清泉濯其手乎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何
能淑唯相與共此淪胥而已

朔風則優順風則不優民非無肅敬之心而王乃使之
不逮稼穡維民之寶勞力代食維民之好王乃使民不
得盡力於農畝是朔風而行焉得不優乎

維惠君之宣猷必考擇慎求其相以之輔政而臨民維
彼不順乃自以爲是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此一章雖專

以責君然曰考慎其相則所用之非人已在言下

大風之起有隧道必起自有空之大谷猶良人始作便見式穀不順之始征便見中垢也中垢中藏之穢惡因風而揚播也

聽貪人之言則欣然以對聞規誦之言則愴然如醉既不用我之良言反使我從彼不順之悖言我其奈此敗類之貪人何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妄作哉蟲飛幽暗之中尋聲尚

可以弋獲子既窮之陰暗而得女矣女反以言來恐嚇亦不自量之甚矣

雲漢

史記曰漢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爲漢曹粹中曰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左傳梓慎曰漢水祥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序曰宣王內有撥亂之志蓋中興非立志不能左傳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首二章禱旱自責之誠三四畏大命之將傾望父母先
正羣公之助佑六言祈年方社之舉七憫庶官左右救
災之瘁八冀天惠之降雨并勉諸臣之無怠其敬天恤
民尊祖事神如自肺腑流出仍叔可謂善美君矣晉穆
帝大雩梁武帝祈雨魏和平元年祈旱皆歌此詩為樂
章

崧高

宣王中興勲臣見於二雅者仲山甫方叔召虎申伯甫

侯韓媯皇父諸人其功莫大於伐玁狁平淮夷伐荆楚
征徐方而申伯封謝韓媯封韓戰功無考乃策命寵榮
尤優者韓以北國爲重寄義見本篇城謝爲平荊徐之
本非老成碩德不足以式南邦而招攜貳也

分封侯伯國有常經宣於申伯獨命名伯爲之定宅徹
田營其城廟又命傅御遷其私人錫之介圭飲餞邁行
此未有之曠典也考幽之申后即申伯女其後率犬戎
而逐幽者即申伯之子平王既立率畿內之民伐申詩

人為賦揚水周之於申恩德至厚而西周實亡於申申伯有知能不抱慙地下哉

三章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田六章又命徹其土疆以峙其粳舊說皆云厲王時徹法漸壞故使名伯重徹其土田夫魯宣稅畝始見春秋厲王去成康三世徹法安必盡壞即如所言宣王命諸侯自為釐正何難而必重申之名伯乎此徹字正與篤公劉徹田為糧同義蓋命名伯先為通治其土田之所入以峙其粳然後啟行峙其

張正為軍需起見句中自有意義

烝民

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似非大事而吉甫美之如此者
齊為東諸侯長與淮徐鄰王之命蓋以備徐也吉甫乃
借此城齊一行備述其抱德有素以見王用賢使人之
美焉考國語王立魯公子戲山甫諫王料民於太原山
甫又諫其賢可知

烝民之重在德與崧高梁山不同首言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繼言天監有周生仲山甫何等鄭重柔嘉之維則
明哲之保身柔不如而剛不吐補衮職而舉德輶其傾
倒至矣合崧高韓奕觀之可見吉甫立言輕重之所在

韓奕

北方之國追貆雜處獫狁出入王以韓侯為北國長幹
不庭方親命於廷曰無廢朕命夙夜匪懈又曰虔共爾
位朕命不易丁寧戒諭與制誥無異

二章叙韓侯分封就國之後復來朝王而被寵遇四五

就取妻燕譽之事見其取重於人者有在末以先祖受命奄有北國作結歸重宣王懋功懋賞柔遠能邇也

江漢

宣王命名虎伐淮南在伐玁狁伐蠻荆之後而征徐方與伐淮南未知先後或曰王自將以征徐方先命名穆公率江漢之師以平淮夷王以大軍駐淮浦由淮浦達徐進討揆之形勢似為近之

三章王命名虎式辟四方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即

接旬宣之命不及經營式辟之功者下文召公是似肇
敏戎公即是叙功也召公當文武時日闢國百里則其
奉王命而至南海兵不血刃而底績可知故曰肇敏戎
公

作召公考諸家多據彝器銘詞以考為祖考之考非也
或曰虎以孫繼祖為祖召公成終與楚辭身憔悴而考
旦同義按在宗載考正作考成解則後說為是矢其文
德二句承天子萬壽說下是召虎對揚之辭願王之終

以文德洽四國也

常武

宣王征伐之事於玁狁則命吉甫於蠻荆淮夷則命方叔召虎獨淮北之夷自將以往豈徐方之不庭獨甚與以詩詳之王自六月抵淮隨執醜虜衆已帖服既服即已班師豈六師好為張皇哉昭王南征不復徐偃旋叛穆王宣承厲王衰亂之後不如此赫然震動無以安天下之反側也爾時兵旅四出民不怨咨詩所以皆美而

無刺也

一章命皇父之詞二命程伯休父云南仲太祖者南仲
為皇父之太祖也不畱不處者不延師期不頓警蹕三
事就緒者三卿從行悉遵廟算三章王師敬戒先聲已
足震驚四章分兵淮浦先征從亂之國臨陣交兵將各奮
勇首惡就擒餘黨隨已歸命五六極形用兵之神成功
之速

瞻仰

此詩作於驪山亡國之後凡伯之忠憤於褒姒直曰為
梟為鴟婦有長舌無所顧忌唐人祖之遂盡情以詬玉
環也

賊由外入疾自內生物必自腐而蟲生姦惡必乘內釁以
禍國蟲賊者皇父號石父諸人蟲疾指褒姒也後皆承
此說下二章極言內外交煽賊害忠良牽引黨與毫無
忌憚之狀與小雅節南山正月十月諸篇如出一詞無
非倚恃褒姒內勢故四章專責褒

鞠人伎忒謂窮極伎害僭忒肆毒而恣橫也譖始竟背
謂始猶以譖害人繼竟背上而自恣是其為惡豈猶不
極與苟非褒姒在內為之主持伊胡為慝哉彼其內外
蒙蔽以利相結如賈之求利務求三倍之獲焉身為君
子惟此是識民安得不失其業婦安得不休其蠶織乎
下三章皆歸本王身親惡遠忠自取亂亡之故

召旻

上篇歸重褒姒此乃專責小人云我位孔貶則土地人

金史卷之二十七
卷十七
民皆為此輩奪而去之故言之尤激維昔之富不如時
聚斂於上則貨財充斥過於往時矣維今之疾不如茲
財聚民散則士民之凋瘵至斯而極矣君子之與小人
如疏之與稗不難辨別彼實疏糲斯寔精稗胡不早替
其疏乃貺之以國柄使之引其黨類以亂政哉

詩潘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譜卷十八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周頌

總論

三頌之作有詩即有樂有樂即有用無一篇之虛設所以道揚功德歌詠休美幽以感鬼神明以播臣民使沒世而人不能忘也然我將言天威之可畏臣工警百爾

之敬公烈文以繼序思皇為勸振驚以夙夜永終是規
皆有震動惕厲之思焉若夫閔予訪落小莸諸詩勤躬
畏命懲已往而怵將來憂勤溢於章曲其義顯然大抵
頌世德則有美無戒頌君躬則美戒並陳四詩之存未
有不兼美戒者也唯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不免以鋪張
揚厲為事矣

諸儒據左傳國語謂酌桓般賚時邁思文諸篇皆文公
所作因以頌詩悉出文公之手而成康無頌然實無經

傳他書可証也夫左氏但以酌桓般賚七篇為文公作
若昊天一詩外傳明云道成王之德何曾以頌詩專屬
之文公哉即小序於昊天但云郊祀天地於執競但曰
祀武王於噫嘻但云祈穀於上帝並不以詩之成王謂
非成王誦也即毛傳亦不以成王為成此王功而鄭箋
創其說後遂遵之如一歐陽文忠之時世論范蜀公之
正書早辨其不然矣朱子初從舊說後改為成王之詩
是也

難者曰蔡邕魯詩家也其獨斷載頌詩三十篇皆同毛序毛於昊天一詩明知有外傳之言而不用今舍序而從外傳以昊天屬之成王則郊祀之在武王者樂章安在且以執競並祭成康不知三宗並祭之禮安據曰武王郊祀之樂章不可攷康王嗣位郊祀頌及二后詩文自明不必外傳也三宗並祭原無典據愚備詳之本篇矣

難者又曰合天下之公言謂之頌太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亦無專頌宣王中興無頌禮之所垂維其公也唯殷人祖契宗湯下及三宗故高宗中宗皆有頌若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未聞又宗成康親盡則祧即不應有頌矣蓋殷人兼重守成之主太甲所以不祧周人獨崇開創之君所以世室止文武而不及成康子何以知成康有頌詩哉曰宗法與祭法不同周人不宗成康親盡則祧此宗法也以子祭父以孫祭祖親近則祭重此祭法也宣守成之君法不當宗即法不當祭而作頌

乎康王昭王專祭成康之詩集傳以昊天執競當之因
文見義原無証據然要不得謂成康本無頌也康王郊
祀稱二后自當兼道成王之德昭王祭武王自當遞及
成康又何關於宗法祭法乎天作一詩以先王先公難
以徧舉故止稱太王文王非若二后成康可以一二言
繫也成康之有頌詩斷無可疑也

清廟

周公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而作清廟尚書大傳

曰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凡在廟中者無不佯然
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見文武之身焉蓋三家之說俱
言周公宗祀文王但不作成洛肇祀解耳或言四時祀
祭皆於太廟此何以獨祀文王不知洛邑未作以前周
公已立廟於豐以祀文王矣方望溪曰尚書武成王來
自商至於豐則邠侯衛駿奔走當在五廟中之稷廟
及武王遷鎬乃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立廟於豐獨祀
文王觀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

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
釐東郊則至自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亦曰告于文人
是也若鎬京雖有文廟而后稷及先王先公皆式臨焉
若獨命爵於文廟非文王之心所安也故郊祀后稷而
別立廟以祀文王亦此義也

於穆哉清廟之祭也公侯致其肅雖執事秉乎文德敬
之至也主祭者對越乎在天助祭者駿奔走於下誠之
至也以是而思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于在天丕承於在

後雖百世以下猶無斁於人斯哉

維天之命

此與清廟維清並在一處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獨不
及此詩未知何用

維天之命不已見文王之純亦不已中庸引此其義甚
明假之與何聲不能轉言假使文王之德猶溢於我我
其收所溢以自保也豈獨我哉文之駿惠曾孫猶將篤
之矣

維清

序曰奏象武也蔡邕謂奏象武之所歌服虔謂文王之樂舞象也季札見舞象箭南籥南籥者以籥舞二南之詩象箭以箭舞象詩也箭干也凡舞象必以二南爲配舞時皆以管奏詩故曰奏象武記曰下管象是也文王專征征既徂共伐密伐崇武功適駿周公故作樂以象之或曰箭與籥通籥韶亦作箭韶非干也祭文廟不必侈陳武功是文舞也亦備一說

維清即永清大定會朝清明之意言此清明之象緝續
光明以至今者皆文王所貽之典耳典者事也功成治
定之事記曰下而管象示事也其義甚明二句言象武
已畢下二句明所以奏象武之意言凡此所舞之容實
維我周開國之禎祥也 是詩詞短節長蓋節奏隨乎
舞容不可增減非有闕文也漢樂如朱鷺翁離等曲亦
復相似而間以餘聲尤不可解凡頌皆曲短而音長凡
韻皆以餘聲相叶

烈文

詩無即政之意故朱子但以諸侯助祭言然人君即位禮當朝享成王喪畢親政於歲首朝廟而祭先祖祭畢因以陳戒諸侯序故謂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但不必如明堂位為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作耳儀禮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蓋成王既作此詩以垂樂府後王遂通用之以為獻酬助祭之樂

昔呼辟公而告之言爾之文武兼備與駿奔而在廟者

我先王既錫爾以今茲之祉福其將惠我以無疆之慶
使爾子孫長保此天位哉爾其無封殖侈靡于爾邦也
當惟先王之敬崇兢兢焉念今茲之大功使繼序者相
承而滋大乃為可貴耳是故莫强者唯人雖四方之遠
皆可訓而行之莫顯者維德雖百辟之衆皆可刑而化
之我前王親賢樂利所以使人不能忘者可弗念與

天作

序以為祀先王先公之樂孔氏解是四時之祭蓋周初

時祀及先公天保所謂禴祀烝嘗于公先王是也然詩祇有先王而無先公故孔氏又曰成王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經惟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舉王迹所起故其辭不及后稷序以時祭實及后稷故其言及之也夫時祭既先后稷詩何得置而不道且詩但言文王又置王季於何地故朱子以太王肇基王迹理得專祀改為祀太王之詩祀太王配以文王循文省義較為明白然專祀太王究無禮文及他書可

証也

愚按此詩實時祭之樂章序不悞也時祭即時禘祭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為七序云祀先王則自太王以下皆在其中矣云先公則高圉亞圉亦在內矣頌不可一一徧舉故但曰太王荒之以繫其先而后稷先公自在言下以太王為肇基王迹之一人也但曰文王康之以概其後而王季亦在言中以文王為造周新命之一人也此頌之體裁章曲如此古說不可改也

明人季本以易升之六四有王用享於岐山之文定為祭岐山之詩似與詩文符合但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當用享禮詩亦不當入頌矣

作興起也天欲興起高山故使太王荒之彼山既作矣文王因而康之彼險岨之岐自文王康之而岐遂有坦夷之行子孫保以無疆蓋岐為發祥根本之地太王遷岐文王治岐王業所自起故重言之也韓詩岨矣作徂者岐字連下讀更明

昊天有成命

此詩國語引叔向之言明云道成王之德賈誼新書引之尤詳且爲之說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嗣位仁以臨民故稱昊天不敢怠安早興夜寐以繼文武之業云云古說與序如此明白而必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何也若大雅成王之孚書之成王畏相成王德顯唯助成王德諸所謂成王者就上下文義觀之明爲虛義無疑也詩言二后受之即繼之

曰成王不敢康豈成王之孚成王畏相之謂而必強引之以爲証哉

集傳改爲祭成王之詩者以詩言二后畧言成王詳也然宗廟祭祀之樂歌必言貽謀之功德祀事之誠敬以及顯相之多祈福之文若是詩首言成命下言基命重在承天立命非宗廟語意當從序爲郊祀天地之詩蓋康王嗣位行郊祀之禮故述成王之德尤詳耳

序曰郊祀天地而詩言天不言地者地道無成而代有

終統之於天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言上帝而地即在其中矣郊者南郊北郊也不言合祀則周禮之兩郊分祀爲是而劉歆合祀之說爲悖既有南郊之祀則郊爲最重凡祈穀大雩皆不得擬而後人混合爲一者誤既有南郊則知祭地有北郊所謂方丘泰圻與郊對舉也若王社祈報社稷則在國中乃祭土穀之神不與郊對舉者後人混北郊於祈報之社者亦誤

我將

此序本孝經為說按之詩文明白無疑蓋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

詳見孔疏

此乃孟冬十月大饗五帝於明堂而

祀之之樂歌尤為獨隆

維天其右之右與佑同非神降於牛羊之右言將享誠敬牲牲博碩天其佑助也祭天用特牛而此兼有羊者文武為配禮得有羊或曰羊以實柴而燔燎也周禮羊人凡積供其羊牲先柴而後獻故羊先於牛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祭之將終祝以神嘏主人之辭曰

維受福於文王既右我而欣饗之矣我其敢不夙夜畏
天之威于時保有此福哉詩凡十句上三句言天中四
句言文王下三句總天與文王言之

時邁

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按武成武王克商歸至于豐受
命于周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
詩乃告祭所過名山大川之樂章也武成為告祭之文
而詩則配以入樂者或曰巡狩告祭既有此詩何以復

有般乎曰般乃十二年一巡狩告祭於所過之四岳河
海此乃初即位而大告武成其典尤鉅故特為一詩也
武成先告於皇天后土乃告名山大川故詩首言昊天
其子之實右序有周以明受命代商祈天永命之意

時邁其邦謂及時而邁其邦凡所過名山大川皆在言
下矣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即武成所謂誕膺天命
以撫方夏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即所謂大邦畏力小
邦懷德也柔百神及喬嶽即神克相予以濟兆民也明

昭有周武序在位即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戢弓櫜矢
即偃武備文歸馬放牛求懿德肆時夏即惇信明義垂
拱建治即書以證詩隱然如出一手若七年時巡而祭
告則義各有取與武成迥不相合矣詳見本篇

呂叔玉以時邁即九夏中之肆夏而韋昭因之後人據
以爲說夫肆夏王出入之所奏也故記曰行以肆夏趨
以采齊鄭氏乃曰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然則我
求懿德遂於大位其可通乎呂叔玉因經有肆夏之文

而為之說豈足為據如以肆于時夏為肆夏則陳常于時夏非常夏乎乃呂叔玉又以執競思文二篇與時邁次序相連因以執競即是繁邁思文即是渠并不必有詩文之可証韋昭知其難通而小變之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邁納夏一名渠則尤是臆說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邁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肆夏既為繁矣何以國語既曰肆夏又曰繁乎執競如即是邁思文如即是渠何以國語但云肆夏繁不云執競邁思文渠乎其謬

顯然毛竒齡曰穆叔如晉金秦肆夏之三者謂自肆夏至納夏凡三夏耳蓋九夏之詩悉已無存樂崩頌不能具是也

執競

朱子以此詩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以昊天一詩例之也但朱子又於時邁篇引呂叔玉之說謂此三篇即九夏中之肆夏昭夏納夏則九夏皆周公所作而詩所云成康非成王康王矣周公作九夏何獨闕韶夏一篇

留待昭王朱子蓋不及細詳而誤引其說愚既正之前
篇而斷此詩必為昭王時詩但朱子合祭三宗之說不
可不詳辨也 朱子合祭三宗之說本之范氏鎮歐陽
氏脩而胡紹曾諸人疑其不然謂成康非百世不遷之
廟何當並祭朱公遷謂三王並祭無其例武王有世室
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與此不過為朱子
彌補之詞夫武世室始於孝王之世此詩豈作於周衰
之際乎或疑為時祭之詩則時祭必兼四親詩何以不

及文王季氏本又指爲昭王時以成康祫食於武王廟
之樂歌則祫食并不止四親且何當在武王之廟更不
通矣不知序本不悞而人自悞也序但云祀武王不言
何王之祭則何碍爲昭王之詩乎昭王之世武雖未有
世室而百世不祧之祖當新王即位之初禮當專祀也
祀武王因及成康嗣武之功德詩曰自彼成康奄有四
方斤斤其明言能明武王執競之烈也稱成康仍歸重
武王非專祀武王而何

武王持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相

競豈不顯乎

朱子初注

自彼成康承武王之業奄有四方而

無競之烈斤斤乎其愈明焉於是武王如在之神祭則降福主祭之禮儀既始終之不倦則福祿之降自穰穰而來反反者返也返復其初也詩文至明首序何當改易乎

思文

南郊之祭以后稷配明堂之祭以文王配上帝一而配

之二者推功德以厭天心尊祖正以敬天如配惟一祖則嫌於並天而非以爲配矣立烝民即所以配天之功陳常道乃垂文德之本立植立也植立烝民即包粒食在內極者德之至也立我烝民莫非爾德之至其始也貽我來牟無有此疆彼界而堯舜之常道司徒之矢陳於中國者不啻后稷之所陳文莫大焉故曰思文

詩潘卷十八